

21 世纪年度小说选

2011
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847103

1247.7
R319-16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

1847103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1 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2

(21 世纪年度小说选)

ISBN 978-7-02-008876-8

I. ①2… II. ①人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70776 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

装帧设计 何 婷

责任校对 陈 莎

责任印制 张文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11 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5 插页 2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876-8

定 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,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,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,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,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,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,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,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各编一册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“21 世纪年度小说选”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他们应我社之邀,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,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1 · 到客船	叶 弥
14 · 杨村的一则咒语	阿 乙
24 · 七十年代的四季歌	迟子建
45 · 豆瓣,你好	林 白
57 · 婚礼进行曲	李东文
75 · 三不	嘉 男
90 · 碎窗	晓 航
105 · 一九七五年的春节	毕飞宇
116 · 皈依	钟求是
131 · 细浪	罗伟章
143 · 幸福与汗水	女 真
162 · 皇家领地	梁 晴
180 · 台风	葛 亮
200 · 下楼	陈 谦
213 · 飞行酿酒师	铁 凝
225 · 乌金的牙齿	万玛才旦
236 · 老大你好	田 耳
256 · 故障	周瑄璞
268 · 任务	王 凯
281 · 挂职笔记	邵 丽
295 · 我们的会场	范小青
306 · 皂之白	刘庆邦
317 · 路遥何日还乡	赵德发

335 · 后罩楼	叶广苓
354 · 乌龟咬老鼠	石一枫
377 · 三人行	于晓威
385 · 苍生录	李师江
400 · 十三楼一五零九	留待
416 · 我在海边等一本书	宁肯
427 · 朋友	安庆
439 · 澡堂	莫言
454 · 过程	何玉茹
467 · 月殇	范迁

到客船

叶弥

蓝湖里驶来了一条陌生的小船，停在老曾家门口，被水浪打着，像一只猫，在岸边蹭来蹭去。船上的人好似性子很慢，从傍晚停下，到第二天中午才露脸。是一位年轻的女子，两条棱角分明的剑眉，一直插入鬓角。老曾的老婆一直在窗子里面瞄着小船，这时候走出来，问她：“你们是什么地方来？”

剑眉女子抬起眼，轻蔑地扫了老曾的老婆一眼，一言不发，钻进舱里去了。马上出来另一个老女人，黑而壮实，老熟人似的回答：“哎呀，你有没有吃过中饭？我姓乐。快乐的乐。我们是从浙江来的，到这里看看有没有生意好做。你姓啥？”老曾的老婆显见得欺生，并不接话，只问：“老乐，那个进去的人是你女儿吗？”老女人一拍手说：“正是。听说你们这里的白果好，要是价钱合适，我们想运一船白果回去。”

晚上吃饭时，老曾的老婆对老曾说：“那门口停的，我审过了。她们是浙江来的，想运一船白果回去。”老曾说道：“别管人家的事。人家的话也不要全部相信。”

老曾的老婆一听，觉得后面那句话有道理，连忙推开窗户一看，门口的那只船已经不见了，通往青云河的河道上隐隐地有一条拖水痕。作为女人，她立刻想到了一件事，一拍手，失声惊叫起来：“哎呀呀，两个女人，一老一小，怕是到小钟村招引人去了。小钟村现在是一块好肉啊！这两个东西！一点声音也没有，肯定是用桨划过去了。瞒着我们，呸！”

这条小船从蓝湖里拐进了青云河，一到青云河，它就弃了桨，

发动了电力，沿着青云河，快速驶过花码头镇，泊进了一条无名分岔小河。它在小河里休息片刻，又摇起了桨。将近半夜，它悄无声息地驶进小钟村，停在了一座小石桥边。两岸密密的垂杨柳盖着它。石桥的两边都有上下岸的河埠头。南边的河埠上面是永泉老汉家的屋后，北边正对着老庄家的大门。

小船来得悄然，这天夜里，没有人发现这条船。

剑眉女子对老婆婆说：“妈，好个青山，好个绿水，连空气都是香的，我们就在这里待下去吧。”老婆婆宠着她：“我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，我儿是什么人？有才有貌，比当年的柳如是还强。”剑眉女子说：“妈，你别夸我了。当年柳如是闯江湖的时候，坐的是一条七桅大花船。……你还是睡吧。”

大清早，老庄家的大门打开，他的儿媳妇白杨从里面出来，提着几件衣服到河里洗。白杨用的力气可不小，搅动的水波使小船轻晃起来。

剑眉女子从船里出来，问白杨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白杨从眼角边溜一眼剑眉女子，白杨的眼梢很厉害，带着风。剑眉女子不由得老实了一些，说：“是不是小钟村啊？”她一指北边的一座山：“这座山叫啥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”白杨说：“香炉山。”

几件衣服一会儿的工夫就洗好了。白杨甩着手上的水，嘴里问道：“你叫啥？”剑眉女子说：“你先说。”白杨说：“你先说。”剑眉女子说：“你先。”白杨说：“白杨。”剑眉女子说：“我叫绿杨。”白杨说：“花码头镇上，有一家绿杨馄饨店。听说城里也有绿杨馄饨店。大家都说，镇上的绿杨馄饨店，是家冒牌货。”意思是说她不老实，没说真话。绿杨的右手作势劈了一下左手，说：“我说谎话，不得好死。我就叫绿杨。我家住在杭州城西。”船里的老女人伸出头来看她们，绿杨指着她说：“这是我妈，她姓铁。”白杨问：“铁妈妈，你家真的住在杭州城西？”老女人说：“说谎不得好死。我家真的住在那里。”白杨把洗好的衣服一件一件放在盆里，站起来，侧过身去，捋着头发说：“我表哥就在杭州城西的一个工地上，他是工头，老叫我去呢。他还没结婚呢。”绿杨皱着眉头听她说完，也不知道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只好说：“好啊！……那么，我们

是邻居了，你来玩啊！”

绿杨看着白杨的背影，心生好感，说：“看来小钟村的人还不错的。”老女人说：“放屁，你见过好人吗？我们中国没有好人。……我上去看看，再去买副大饼油条给你吃。”

黑壮的老女人上了岸，她一会儿姓乐，一会儿姓铁，我们不知道她到底叫啥，暂且叫她老女人。

老女人眯着两只花眼，笑眯眯地，在岸上东走西瞧。这是一次理性的巡察，岸上的一切，尽入眼底。一个小小的村子，名堂还不少，小佛堂，小教堂，翰林骨塔，都是有些岁月的。小集市不算小了，有牵着猪崽来卖的。屠夫家姓屠，做卤菜的是小王家，开大饼油条铺子的是安徽人老刘。老刘家昨晚来了一个见过世面的亲戚，他一面朝炉子里贴大饼，一面给亲戚解说小钟村的前世今生。原来香炉山下的小钟村，三面绕水，只有朝南的一面开着通往外面世界的水陆口子。今年大年初五，接财神的日子，村子后面一大片种菜的熟地上，开来了六十几个造房子的民工，造四十幢别墅，每幢别墅连院子占地要两亩多，亭台楼阁，售价四千万。他们在地块上圈起了围栏，又在水面上造了一顶连接北面香炉山的廊桥。廊桥就是小钟村通向外面世界的第二个通道，只是它专属别墅区，村民不能由此经过。

老女人听到这里，傻乎乎地“哦”了一声。自己觉得失态，连忙走了。

老女人视察了一圈，熟门熟路地趔到小佛堂里敬了一炷香，诚挚地对观音说：“菩萨，我们母女不算好人，但是您老人家大人大量，保佑我们在此地赚几个钱。我们有了钱一定不忘您老人家的好处，把钱拿到庙里去做供养，或者做法事，两个云磬，六个木鱼……”

正想继续许愿，小佛堂门口闹了起来。原来是一对恋人在吵架，男的是工地上的民工，女的原本在花码头镇上的浴室里当服务员。两个人认识后，男的不让她在浴室里干活，就把她带回工地住了。老女人刚跨出门，一个看吵架的男人回头激动地对她说：“那女的，我知道的，就是一个婊子，浴室里的婊子。”老女人吓了

一跳。

男的扯着女的，女的泪流满面，说：“你让我走，你留得住我的人，留不住我的心。”男人换了一只手继续扯住女人。女人喊道：“这里有什么？钱是人家的，四千万的别墅是人家的。我住在工地上，就像人家的看门狗。看门狗也罢了，我想喝生啤，我想吃冰淇淋，这里都没有。狗也有狗的乐子，我有什么乐子？没有一点点享受，生活有什么希望？”这时，那男的放开了手，说了一句令人心酸的话：“我是什么都不能给你，但我有爱。爱就是希望。”女的唾沫星子乱飞，失控地回答：“爱值几个钱？你去死吧！”

女人极端的情绪影响了男人，他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，一转身，猛然跳进河里。过了一阵，有一个老婆婆失声惊叫道：“啊呀，沉下去了，像一把米一样，浮不上来了。他怎么不会游泳呢？”

老女人趁着大家在河里打捞跳水者，赶快回到了船上。对于刚才那一幕，她有一个不祥的判断：此地不可留。她对绿杨说：“宝宝，”她这么称呼女儿，“我忘了告诉你，昨晚我做了一个梦，菩萨在梦里对我说，这地方风水不好。所以，我们还是快点走吧。”绿杨吃着大饼，远眺香炉山，她才不信菩萨托梦的事：“这儿多好，杜鹃花红，白菊花白，简直是世外桃源。”老女人转口夸奖女儿说：“宝宝真的有水平！宝宝真是一个才女！”声音越说越轻，显然无奈。

下午，派出所的人来到小钟村，那个跳水者不幸溺水死亡，带着他真挚的爱情和一时冲动，命殒水底。小钟村所有的河都通着蓝湖，在一些特定的时刻，小河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底下却暗流汹涌。跳水者溺水的时候，一定是碰上了水底下的漩涡。大家围着派出所的人，个个诉说后悔的心情，谁会想到这么个大男人不会游泳？这人真是辱到家了，拴不住女人，也不会游泳，听说他还不会骑自行车呢。他的爱好就是看书，什么书都喜欢看。这个外地民工，可能是这方圆一百里以内唯一喜欢看书的成年人。

老女人和绿杨待在船里没有出去。晚上，永泉老汉到船舱里找她们谈话。

“派出所刚走。”他说，“村委会还在开。死了人，要严肃村纪

村规,大家都要守法。”

坐在床铺上,老永泉晃晃身体,感觉船体摇动了一下,他笑了一声,想:有趣。他伸出手,对老女人说:“把你们的身份证拿过来。”老女人乖乖地递过身份证,是她自己的。永泉一看,说:“原来你姓汤。你个汤婆子,刚才还对人说你姓铁。你是不是真的姓汤?”老女人说:“这张身份证是真的。……真的姓汤,就算是汤婆子吧。”永泉扔下身份证,问绿杨:“你的呢?”绿杨抬起下巴强硬地说:“查我们的底?你是哪路人?”永泉说:“哪路人?我晓得你们是不合法的……”汤婆子大声念起佛号:“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,不能乱讲的。”手指头都抖了——当然是故意抖给永泉看的。

永泉老汉看汤婆子害怕,心里大大地受用,就低了头去小桌子上拈起一块腌黄瓜吃了,觉得好吃,又拈一块吃掉了。汤婆子说:“不要多吃腌黄瓜,吃多了盘肚肠。”说着温存地递上一碗茶叶水。永泉接过来喝完,评价说:“喝的茶水还过得去,一旗三枪。黄瓜腌得也好吃,里面放了桂花。你这家人会过日子,讲究。”

汤婆子坐到永泉对面,说:“我女儿的见识不比男子汉差,她有大学文凭,还是建筑系的。你要不要看看文凭?”永泉说:“汤婆子,你看我是不是好哄好骗的人?你是不是觉得我和你一样的老,其实我才六十岁。”汤婆子睁大眯眼,仔细地瞅瞅永泉说:“你面相好得很呢,方头大耳,罗汉转世。”绿杨“嗤”地一笑:“你们两个人,一来一去,双推磨似的。我看你们挺般配的。”这下子,汤婆子坐到永泉身边去了,紧挨着他的胳膊悄声问:“跳水的小伙子真死了?”永泉拿眼睛瞄了绿杨一下,回说:“真死了。告诉你们,我们这个村本来是风平浪静的,没想到来了这帮民工,又赌又嫖,把我们村里的男人都带坏了。像我这样不赌又不嫖的,在村子里已经没有了……没有了。连村长都跟着学坏,反正卖掉了那么多的土地,手里有的是钱。我也有钱,小姑娘。”

汤婆子和绿杨对看一眼,汤婆子看着永泉,艰难地问:“多少钱?”永泉说:“你这么说我很高兴,像个女人。女人就该这么问——多少钱?这就像个女人。以前的女人都爱谈理想,谈抱负,现在都爱谈钱。这就好。但是我跟你们说,我的侄儿是市长的秘

书。这是他的名片，你们看看。”

永泉从怀里摸出一张名片放在桌子上。

两个女人都没有去看桌子上的名片。绿杨淡淡地说：“现在是市场经济，就是市长来了，也要先交钱。”

永泉笑出声来：“你好大的口气！市长玩的都是明星、大学生、名门闺秀，你算什么东西？”

绿杨骂道：“你再敢污辱人，我就让你吃拳头。”她说完就捋起水绿的丝绸袖子，竖起拳头在永泉面前一晃。永泉涨红了脸，朝后慢慢退出小船。上了岸，他暴跳如雷：“走着瞧，到底是你拳头狠，还是我手段狠。”

永泉老汉跑到村长钟阿林家里，村长和老婆孩子正在吃饭。一家人看到他进来，都放下了饭碗。永泉坐下来，眼睛湿润地看着阿林，也不说什么。阿林一挥手，老婆儿子都端着饭碗到院子里吃去了。永泉带着哭腔开口诉说道：“阿林，你也知道，我老婆身体不好，就和我分开睡了。十多年了，我从来不在外面搞什么名堂，因为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。你们学着民工吃喝嫖赌，我也从来不参加……”

阿林还没来得及阻止他，阿林的老婆就在院子里把饭碗掀到地上，骂孩子：“死尸，什么地方不好坐，坐在这里碍人手脚。”那半大孩子笑着回答：“叫你不要去偷听，你非要去。看吧，听到不好的话又要生气了。”

阿林皱皱眉头，说：“这些话不要再提了，经济繁荣的时候，有些事是避免不了的。你讲你的事吧。”

永泉喘着气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我家屋后停了一只小船，船上猫着两个破货，一个老的，一个小的。我看上了那个小的，我是认真的，没想到那个小扫帚星不肯……弄得我，一点面子也没有。她还要打我。”

阿林站起来，点着香烟抽着，来回走了两圈，沉重地说：“我知道，现在的日子过得有点乱，大家都有点乱。我们现在没啥体面了，但是不能让婊子们看不起我们。她们凭啥？她们是最没道德的人。她们不给我们尊严，我们就请她们滚蛋。上午死的那个人，

不就是错爱了一个婊子？不能再死人了。”

永泉老汉站起来诚惶诚恐地认错：“我刚才说错话了，我对那个人，不是认真的。我不过是想玩玩她。”

阿林坐下，眼睛看着地，想了一会儿，沉闷地说：“昨夜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三面的水一起轰过来，把村子淹掉了，然后北边的香炉山也倒下来压住我们。醒过来，我觉得我们这个村子真的要毁了，不是水，不是山，是……”他抬起眼睛看看永泉，“但是我一大早到村子里看一遍，看看村后那四千万一幢的别墅，心里又有了希望。我们村子是一块福地，要不然人家怎么会到这里来造这么高级的房子。你说，是不是？”

永泉说：“是的。我们的日子大有希望。但是什么事有好的的一面，也有坏的一面，你没看到这些别墅把村子造乱了？”

阿林说：“我知道了。你回去吧。慢慢地都要整顿。今天派出所的同志也说了，村里最好不要容留过多的不务正业的外来人员。我明天就让人去赶那母女俩走。”

永泉回到家里，打开后窗子，对河里那条小船叫喊：“给你们报一个信，村长明天就要请你们走路。你们识相点，赶紧连夜悄悄地走吧。”

绿杨在船里问汤婆子：“妈，老东西坏得很。我们什么时候走？”

汤婆子说：“要不走也行。我给那老鬼赔个礼，叫下来，你服侍着，肯吗？”

绿杨说：“不肯。”

汤婆子叹了一口气：“那就明天一早走吧。”又叹了一口气：“日子真是没希望……想当年，我也是有一个理想的小姑娘，想穿军装，要当积极分子。扭过秧歌，唱过革命歌曲……哪里想到现在就像一条狗一样，被人撵来撵去。”

绿杨接口说了一句俏皮话：“还是一条母狗。”

汤婆子心情恶劣到极点，用手死命地擂了一下桌子，吓得绿杨连忙钻出去坐到船头。农历七月下旬，月亮早早地升上了天空，黄而饱满，十分甜蜜。人世间的生死，在它来说，不过是天边浮游的

云雾。

岸上的屋子里，永泉老汉正在看老电影，恰好也碰到了“理想”和“希望”这两个词。他的病老婆吃了永泉给她煮的党参粥，早就睡下了。她的娘家侄儿正当着市长的秘书，她在家里也享有特权。譬如十几年的分床，每天晚上的党参粥……因为快到国庆六十年纪念日，电视里每天都放着五、六十年代的老电影。电视机上面的墙壁上，挂着永泉年轻时当解放军的一张照片，还有他得过的几张奖状。“理想……”他想，电影里，《红色娘子军》的党代表洪长青正要接受火刑，永泉老汉的脑子也像被火舌舔了几口，热辣滚烫，处在失控的边缘。他的手一把捏住了大腿内侧的裤子，愤恨地自言自语：“世事艰难，不说别的，光是这个东西就要人的命……要人堕落。……希望在哪里？”

洪长青充满激情地在火堆里叫喊起口号，永泉吓了一跳，不由得把手松了下来。

白杨来了，她还是来洗衣服的。她要洗的衣服真多，绿杨嘴里不由得发出一声感慨。白杨解释说：“我是今年五月初嫁过来的，七月初，公公病倒了，生胃癌。七月十号，他做完手术，婆婆又得了病，脑子犯糊涂。所以家里的被褥衣服都要我洗的。”

绿杨说：“你还是个新娘子呢。你看上去是个能干人，怎么嫁到这家了？”

“那时候他家也有钱的。后面造别墅的地，他们家也有一份。”白杨说，“我家穷，罚款罚穷的。父母要生男孩，生了五个女孩——第六个才是男孩，今年才六岁。”

绿杨问：“那你公公婆婆生了病，就把家里生穷了？你男人是干什么的，我还没见着他。”

白杨说：“别说你一两天见不着，我两三个星期都见不着他的面。干什么去了？”白杨吃力地从水里拖起一件床单，站起来，床单连着水，重得连腰都站不直，“先是跟着民工赌钱，那些民工，赚的钱并不多，用起来就像大爷，一副过了今天没明天的样子。听人说，只有今天跳河死的那个人才存钱。——后来又去嫖，被派出所抓住过几次，罚得眼睛发绿，还是要去嫖。公公婆婆都是被他气出

来的病。我好言劝告他，他还有道理。他说，你看看那四千万的别墅，你看到了，还觉得自己是个人吗？不如找点乐子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痛痛快快地过。他还说，咱村现在就像一个黑社会，这样很好，因为男人都有黑社会情结。女人呢，都有当婊子的情结。呸！”

绿杨用手摸着脸说：“哎呀。在你面前，我是个坏女人啊。”过后说：“我真想找个人嫁掉算了，但是找不到啊。你给我找一个吧。”

白杨瞄她一眼：“你骗人罢了。你过得还不好？”

绿杨说：“不骗你说，不好。谁想过这种日子？像狗一样被人赶来赶去。你信不信我说的是真话？”

白杨把拧干水的床单放进木桶里。做完了这件事，她显得有些高兴了，脱下塑料拖鞋，坐下来，两只脚放进水里，慢慢地搅拌水里的月光，眼睛认真地盯住水面看。

绿杨说：“你看什么？天有些凉了，水里的寒气要渗进骨头里的。你怎么一点都不讲究？女人要讲究一些的。”

白杨一惊，回过神，抬起头说：“你们来得真不碰巧。碰上死了人，还碰上老永泉作梗。你们还是快点走，得罪了永泉和村长，住上一年，也没人敢做你们的生意。你信不信？”

绿杨惊疑地笑一声：“这里的人，我看着确实有些乱——思想乱。”

白杨说：“我知道走投无路是什么感觉。咱们姐妹说话投机，我好歹也要帮你一把。这样吧，你等着，我去工地上替你找个生意来。”

绿杨顿时一愣，心中突然一动又一酸，很难得地感到一阵热，真心诚意地哭了起来。既觉得没面子，没羞耻，也觉得受人恩惠，心里感动。她一哭，白杨不知道为什么也哭起来。白杨为什么哭呢？没等绿杨问她，她就说开了，原来她的一个远房表哥在杭州城西的工地上干活，他一直叫她去。他还没结婚呢……这些内容，绿杨今天早上第一次碰到白杨的时候，就知道了。白杨连头这些内容继续朝下说：她未婚前就与表哥相爱了，他们十六岁那年在一起

喝亲戚的喜酒，一见了面，就相爱了，一直到现在还爱着。表哥为了她，不肯爱别的女人。表哥没啥钱，人也长得一般，但是他善良，喜欢帮助别人。正派，敢打抱不平。同情弱小，心地纯正。喜欢动物和孩子，乐观向上。健康……

绿杨打断白杨的话：“既是这样，别说了。我们今夜就走，你跟着我们，我们送你到你表哥那里。……你带上外套吧，天快冷了。”

白杨捧起木桶上了岸。绿杨看到她在门口的竹竿上晾好床单，进了屋子，好长时间不出来。仿佛能听见床单上面的水，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，发出很响的一排声音。好不容易看到白杨出来了，手上只拎着一件外套，一只挎包。走到小船边，把挎包扔下，自己朝桥的西边去了。绿杨叫住她，她回过几步轻轻说：“我到小教堂去。我信教呢。”绿杨说：“就走了，这时候不要去了。”白杨说：“要去的，我爱着丈夫，又爱着表哥。现在又要抛弃丈夫，去爱一个不该爱的人，我去求神饶恕。”她甩开大步，几乎是欢欢喜喜地去了。

汤婆子出来，不动声色地站到绿杨身后。

绿杨说：“这村里人坏，咱就拐跑新娘子。”

汤婆子说：“打嘴。我们是帮了一个苦人。”

绿杨说：“假惺惺。”

不说白杨去教堂向上帝怎样忏悔，这里，汤婆子和绿杨百无聊赖地等着白杨。白杨走了大约一个小时，回来了。匆匆忙忙地刚上船，柳树后面突然闪出一个人，不说话，光看着船。白杨连忙说：“你们慢点开船，这是我婆婆。我走的事告诉她了。”

这婆婆走过来对汤婆子说：“我和我媳妇盘算了十八次，每次都走不成，这次走成了。好人，我真是感谢你们。”

汤婆子诧异地对白杨说：“你婆婆真是好人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人——帮着媳妇逃跑。难道儿子不是她亲生的？”

婆婆并不理会汤婆子，一把拉住白杨说：“你走了，我可苦了。狗屁儿子，狗屁老头子……岂有此理。我拦不住你，你走吧。”她递过一只小布口袋，朝白杨的手里一塞，说：“你不要对别人说我

送钱给你。你到了你表哥那里，两人好好过日子。方便的话，托人带个口信给我，省得我牵挂。要是你以后钱太多了用不完，记着藏点起来，方便的话带给我……”

白杨摸着婆婆的手说：“妈，你回去吧。放心。”

婆婆说：“那我回去了。一个屁儿子，一个屁老头子……岂有此理。”

她说着就走了，就像她出现那样，悄无声息，消失得很快。

船轻轻地摇起来，慢慢地离开了外表安静的村庄。到了稍稍宽阔的无名岔河，这条岔河通青云河，青云河通蓝湖，蓝湖通杭州。杭州有白杨的表哥，她通着表哥。她整个的灵魂早就私通着表哥了。

白杨打开婆婆给她的小布袋，拿出一样东西，放在月光下面照来照去。绿杨惊叫：“什么钱啊？这是一块石头。”白杨说：“不是石头，是一块硬邦邦的黄泥巴。”白杨把泥巴又装进小布袋，放到自己的挎包里，说：“一片心意，要好好珍藏的。”

绿杨跑到船后面，汤婆子正准备弃了桨，改用电力行船。绿杨说：“妈，我看白杨的婆婆脑子有问题，白杨的脑子也有问题。”汤婆子安慰她说：“没啥，大伙儿脑子都有问题的。脑子有问题怕什么？脑子又不会拿刀。你注意她的手，不要让她手乱动船上的东西。”嘴巴朝外面一努，绿杨就出去了，点上一支香烟，看白杨有什么动静。

白杨在干什么？她又脱掉了鞋子，两只脚伸在水里，迎着水浪晃动，萤火虫在她的身边飞来飞去，她不时地伸手挥来挥去，像小姑娘一样，发出低低的纯朴的笑声。

绿杨说：“早上看到你，还以为你特别厉害，眼梢带着冷风。”

白杨惬意地晃着头说：“生活充满着希望！”眼珠子朝旁边一转，眼梢带着风，是暖风。

河边密密地长着杨柳，月光透过柳丝，照在河里，黑白两色组成的天地，又斑驳，又美丽，光怪陆离，无声里有着呐喊，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宫殿。肉体置于这样的境地，就如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，灵魂随之翩翩起舞，欢欣而感伤。